魏特進集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魏特進集
作者：魏收　北齊

本作品收錄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魏特進集題詞

魏伯起少慚弄戟，終免逐兎，文章大手激成于調笑，一言鄭伯誠有功哉。《魏書》失實，穢史流謗，然捃摭宏博，實當時偉作。論邢、魏者，以魏彷任樂安，邢彷沈隱侯。余謂伯起生平，文體得之樂安固多，若問史才，隱侯《宋書》亦其兄事也。魏帝大射，令羣臣賦詩，伯起有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之句，髙文襄壯之，稱國光彩。侯景寇叛，伯起草檄，氣雄萬夫，至言景竦悖棄若孤雛，母戀戀亂臣，勤勤賊子，直南朝藥石，豈止騰聲北土哉！魏齊文誥典司最久，世罕流傳，作賦大才，雅自期許，乃《新殿南狩》、《庭竹離懷》諸篇亦未得見。使無《魏書》，幾無以表著後代矣。且謗深陳壽，而福踰崔浩，尤從來史官之極幸者也。

婁東張溥題

內文

詔

為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詔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孚萬國，當陽負扆，深存庇芘。濟下利物，無忘懷抱，昭仁訓俗，不遺造次。今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乏溫華。每謂為之者勞，居之

者逸，至於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懷。而乃千門洞啓，萬柱周架，上迫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竝列，蕪穢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規模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功，氓庶勞止，糜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為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剪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顧茲侈麗，豈伊窮處？自魏朝失政，九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獻武皇帝，握茲乾紀，執斯地綱，懸持日月，嘯吒風雲，糾忠貞以成務，感靈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應寶祚，永惟家祉，仰祗先志，尚竦玄門。思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愾，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之壯，窮丹素之妍，奇怪備於刻削，光華畢於圖彩。顧使靈心盼蠁，神物犇會。真覺唯寂，有感必通，化為淨土，廣延德眾。心若瑠璃，法輪常轉，灑甘露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為魏禪齊詔

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槩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叅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承搆，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粃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犇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祗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

為齊文宣西討詔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眾，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

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冊文

加齊王九錫冊文

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為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為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為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

王摶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窟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潰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為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携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穠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讐，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荊、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朱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賮，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眾，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概，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

禪齊帝冊文

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魏特進集》作「投珠」。；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

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宇。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勦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魏特進集》作「摠」。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魏特進集》作「犇」。馳，聲略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間，無思不服。圖諜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隣《魏特進集》作「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

啓

上魏書十志啟

臣收等啟：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葢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圮，中原淆然，偏偽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階下極聖窮神，奉人屈己，顧盼百皇，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為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摽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眾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褊心末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敘殊致。河溝徃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墮深氷谷。謹啓。

移文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圓首，含氣呈形，咸總之于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銜甲之祕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為宅，四海為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江五湖，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為眾，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眾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偽，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理存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偃伯歸戰，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蓋括途，象胥提告，推誠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舞戚所以為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沙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庸夫為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徒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頭為賊，曾莫自揆，嘉文浮功，甘于苟得，罔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豎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諂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群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為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也。

大澤深山，龍蛇竝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穢。任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指蹤投緤，駑兔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慮，置之不爭之地，虛出韓鄭之閒，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群小，信納逋亡，劫奪行道，侵掠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委身賊虜，逼脅居民，翻蕩城池。義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忻同鱗水，寵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闊，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齏粉之福；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讎，反覆剽獲，莫非此類？至于老母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可為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任其斮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放麑食子，有以可親，觀臧窮否，恥其竝主。獸心人面，華裔同讎，歸家懼執法之刑，赴賊反噬臍之釁。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騁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豎，獲毒之人，圖浮芥之小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玄黃，馳馬高蓋，載鼖為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役之眾，蟻攢蚋集，侵竊邊鄙。恤患分災，本不要于違僻；違眾悖禮，蓋神明之所誅。

皇帝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禔福，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則風雲總至，迴眸而山岳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復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為功于一時，示武于千載？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得已乎？遂置壇命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輪之士，翹關扛鼎之卒，被組橫矛，執殳挺劍。龍駒竝躍，驥子千群，沸眙天壤，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眾軍之旗詎接，而荊揚烏合，一朝崩解。塞州滿野，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釁鼓。楚兵吳甲，積若山丘，青鵰赤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為我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舉，終無掎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三秋，拘網立匏，朝不謀夕。豈能搖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于徐泗。景為凶藪，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醫，固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

今知東南滌蕩，睢潼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禍源釁迹，景實為之。上懼金

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荊吳子弟洗父兄之冤，愚小猜驚，將興異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傖楚，扇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肥，覬覦叛換。老疾姦回，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于烈火，罄酒漿于漏卮，非乘景虛聲，委其實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攷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背德，于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于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啟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為，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翦草除根，壺首囊頭，叉手械足，返國姦于司敗，歸侵地于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棄無禮，苟達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合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顙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悖狗子，攪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鶵，何足戀戀于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雪，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為東魏檄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一作「所」行，孰之能改一作「孰能云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泝，州陸同光，亭檄息犇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閒，遂乾沒於世上，鳴吠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葢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孌彼諸姬，破亡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且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

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擐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一作「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故丞相材標國貞，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為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旗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偽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眾，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結蜵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薱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一作「猶」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一作「但」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一作「復」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愎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食鈎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徃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天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眾。距一作「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一作「江黃」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支一作「夭」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功用其短，以少為多，反覆山淵，顛倒冠履，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眾，飾智驚愚，毒蟲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讀興於下，履霜有漸，堅氷且至，恃浮一作「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危一作「扼」，

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啓行，迅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為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葱入洛，荊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　　轢，劒騎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士龍，即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此作是杜弼所製，據《藝文》稱魏收作，今姑存之。）

書

與李德林書

（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

重遺李德林書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議

皇太子西面議

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

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案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

文

枕中篇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

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

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橈，游刃恝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

射千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

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

月滿如規，從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眾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

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巵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為齊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終歸。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尅搆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邱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

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嶽啟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于有待，驅眾生于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搆石彫金，遍于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于皮骨，句偈盡于龍官。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祭文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于荊州刺史陰君之靈。

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為行本，忠實身基，既言斯立，罄禮窮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丘壑。顧言朝市，忘懷澹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篪合韻，琴瑟俱調。丹墀踵武，清道齊鑣，跡淪閑曠，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多趨，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溘矣不追，長違世務，誄歌徒在，音徽空樹。昔猶肢體，與子裘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酹，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樂府

美女篇

楚襄遊夢去，陳思朝洛歸。

參差結旌旆，掩靄頓驂騑。

變化看臺曲，駭散屬川沂。

仍令賦神女，俄聞要宓妃。

照梁何足豔，昇霞反奮飛。

可言不可見，言是復言非。

□□□□□，我帝更朝衣。

擅寵無論賤，入愛不嫌微。

智瓊非俗物，羅敷本自稀。

居然陋西子，定可比南威。

新吳何為誤，舊鄭果難依。

甘言誠易污，得失定因機。

無憎藥英妬，心賞易侵違。

永世樂

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

翠羽方開美，鉛華汙不霑。

關門今可下，落珥不相嫌。

櫂歌行

雪溜添春浦，花水足新流。

桃發武陵岸，柳拂武昌樓。

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

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

詩

後園宴樂

束馬輕燕外，獵雉陋秦中。

朝車轉夜轂，仁旗指旦風。

式宴臨平圃，展衛寫屠穹。

積崖疑造化，導水逼神功。

樹靜歸烟合，簾疎反照通。

一逢堯舜日，未假北山叢。

喜雨

霞暉染刻棟，礎潤上雕楹。

神山千葉照，仙草百花榮。

瀉溜高齋響，添池曲岸平。

滴下如珠落，波迴類璧成。

氣調登萬里，年和欣百靈。

定知丹甑出，何須銅雀鳴。

看柳上鵲

背《文苑》誤作「皆」。歲心能識，登春巢自成。

立枯隨雨霽，依枝須月明。

疑是彫籠出，當由抵玉驚。

間關拂條軟，迴復振毛輕。

何獨離婁意，傍人但未聽。

晦日汎舟應詔

裊裊春枝弱，關關新鳥呼。

棹唱忽逶迤，菱歌時顧慕。

睿賞芳月色，宴言忘日暮。

游豫慰人心，照臨康國步。

月下秋宴

此夕甘言宴，月照露方塗。

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

良交契金水，上客慰萱蘇。

何必應劉輩，還來遊鄴都。

五日

麥涼殊未畢，蜩鳴早欲聞。

喧林尚黃鳥，浮天已白雲。

辟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

因想蒼梧郡，茲日祀東君。

庭栢

古松圖偃蓋，新柏寫鑪峰。

凌寒翠不奪，迎暄綠更濃。

茹葉輕沈體，咀實化衰容。

將使中臺麝，違山能見從。

蜡節

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

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情。

附錄

本傳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

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于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宴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稾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併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

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燻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悛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悛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餚，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

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品秩，收以實對，帝乃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恠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

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

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

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邱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收本以文才，必望顯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為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云「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

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文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或語而不盡，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

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

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仍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

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遊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撰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焉。

所引史官，恐其淩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佑、辛元植、眭元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邱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泒。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卲。卲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若戲，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

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叅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葢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

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始，收比溫子昇、邢卲稍為後進，卲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卲文。卲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直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叅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文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勑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侄少年，

申以戒厲，著《枕中篇》。

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勑更審，收又回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如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

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

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奬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叙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與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苓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